荊川先生右編

荆川先生右編目録

卷十七

奸一

荆川先生右編卷十七

都察院僉都御史毗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日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奸

論鄭子華之奸　管仲

秋盟于甯母謀鄭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授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君若去之以

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字不離首有加許者曲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轉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轉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

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

論四貴用事　　范雎

秦昭王以范雎為客卿雎[illegible][illegible]親用事因[illegible]秦王

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孟嘗君不聞有王聞秦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涇陽華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

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相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
禍歸於社稷臣又聞之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
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
齊而殺潛王李兌管趙而囚主父今臣觀四貴之用
事此亦齒兌之類也且三代之所以亡國者君專授
政於臣縱酒弋獵其所授者妒賢嫉能御下蔽上以
成其私不爲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
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臣見
王獨立於朝竊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
上以爲然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魏冉華陽君芊戎高
陵君出涇陽君悝於關外以雎爲丞相封應侯

論應天言息夫躬之奸　　王嘉

漢哀帝元壽元年宜陵侯息夫躬建言往年熒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茀於河鼓其法為有兵亂是後訛言行詔籌經歷郡國天下騷動恐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敕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因以厭應變異上然之以問丞相丞相嘉對

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于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傳著星歷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罪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

動安之危辯口快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諂諛傾險辯慧深刻也諂諛則主惡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詿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于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言爲主　上不聽遂詔將軍與二千石舉明習兵法者各一人將軍一人詣公車就拜孔鄉侯傅晏爲大司馬衛將軍陽安侯丁明又爲大司馬驃騎將軍是日日有食之董賢因此沮躬晏之策後數日收晏衛將軍印綬而丞相御史奏躬罪過上出晏惡躬等

論夏陽侯寶瓌之奸　周紆

漢和帝時諸竇雖誅而夏陽侯瓌猶尚在朝御史中丞周紆疾之乃上疏

臣聞臧文仲之事君也見有禮於君者若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袞身陽侯瓌本出輕薄志在邪僻學無經術而妄構講舍外招儒徒實會姦桀輕忽天威侮慢王室又造作巡狩封禪之書惑衆不道當伏誅戮而王者嘗私不爲國計夫涓流雖寡浸成江河爝火雖微卒能燎野履霜有漸可不懲革宜尋呂產專竊之亂永惟王莽篡逆之禍上安社稷之計下解萬夫之惑會瓌歸國紆遷司隸校尉

論袁紹姦罪狀　公孫瓚

漢獻帝時太尉公孫瓚怒袁紹殺其從弟越遂出軍屯槃河將以報紹乃上疏

臣聞羲皇以來始有君臣上下之事張化以導民刑罰以禁暴今行車騎將軍袁紹托其先軌寇竊人爵既性暴亂厥行淫穢昔為司隷校尉會值國家丧禍之際太后承攝何氏輔政紹專為邪媚不能舉直至令丁原焚燒孟津招來董卓造為亂根紹罪一也卓既入洛帝主見質紹不能權譎以濟君父而棄置節傳迸竄逃亡忝辱將命背上不忠紹罪二也紹為渤海太守默選戎馬當攻董卓不告父兄至使太傅門戶大僕母子一旦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紹既興

兵涉歷二年不卹國難廣占封殖乃多以資糧專有不急割剝富室收考責錢百姓吁嗟莫不痛怨紹罪四也韓馥之追竊其虛位矯命詔恩刻金印玉璽每下文書皂囊施檢文曰詔書一封邟鄉侯印昔新室之亂漸以卽真今詔所施擬而方之紹罪五也紹令崔巨業候視星日財貨賂遺與共飲食克期會合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施爲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勳首共造兵勳仍有效又降服張楊而以小忿枉害於勳信用讒慝殺害有功紹罪七也紹又上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貢橫責其錢錢不備

畢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爲婢使紹實微賤不可以爲人後以義不宜乃據豐隆之重任忝汚王爵損辱袁宗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驅走董卓掃除陵廟其功莫大紹令周昂盜居其位斷絕堅糧令不得入使卓不被誅紹罪十也臣又每得後將軍袁術書云紹非術類也紹之罪戾雖南山之竹不能載昔姬周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都諸侯背叛於是齊桓立柯亭之盟晉文爲踐土之會伐荊楚以致菁茅誅曹衛以彰無禮臣雖闒茸名非先賢蒙被朝恩當此重任職在鈇

鋮奉辭伐罪輙與諸將州郡兵討紹等若事克捷罪人斯得庶績桓文忠誠之效攻戰形狀前後續上遂兵與紹對戰紹不勝

中書擅權疏　蔣濟

魏明帝即位時中書監令號爲專任關內侯蔣濟上疏

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祗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

外所言輙云中書雖使恭愼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因當內設自完以此衆語私招所交爲之內援若此臧否毀譽必有所與功負當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

功近昭武文之迹豈近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
天下事以適己明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
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弊當今枉
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
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

議蕭正德叛降表　蕭寶寅

後魏孝明帝正光四年蕭衍弟子西豐侯正德來降尚書左僕射蕭寶寅表奏

伏見揚州表蕭正德自云避禍遠投宸掖背父叛君
駭議衆口深心指趣厥情難測臣聞立身行道始於
事親終於事君故君親盡之以恒敬嚴父兼之以博

愛斯人倫之所先王教之盛典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毀則藏姦常刑靡赦所以晉恭獲謗無所逃死衛伋受誣二子繼没親命匪■國執無父況今封豕尚存長蛇未滅偷生江表自安■酖而正德居猶子之親竊通侯之貴父榮於國子■於家履霜弗聞去就先結隔絕山淮温凊永■定省長違報復何日以此爲心心可知矣皇朝綿基累■恩均四海自北徂南要荒仰澤能言華化無思不韙賁玉帛於丘園標忠孝以納賞築槀街于伊洛集華裔其歸心被髮鏤身之酋屈膝而請吏交趾文身之渠款關而效質至如

正德宜甄義以致貶昔越棲會稽賴宰嚭以獲立漢
困彭宋寔丁公而獲免吳項已平二臣即法豈不錄
其情哉欲明責以示後況遺君忽父狼子野心既不
親親安能親人中間變詐或有萬等伏惟陛下聖敬
自天欽光纂歷昭德塞違以臨羣后胱包此凶醜寘
之列位百官是象其何誅焉臣衅結禍深痛纏肝髓
日暮途遙復報無日豈區區於一豎哉但才雖庸近
職居獻替愚衷寸抱敢不申陳伏願聖慈少垂察覽
訪議槐棘論其是非使秋霜春露施之有在相鼠攸
刺遄死有歸無令申伋受笑於苟存曾閔淪名於盛

世

論元乂奸惡　　韓子熙

後魏孝明帝時靈太后返政以元乂爲尚書令解其領軍韓子熙初爲清河王懌常侍遷郎中爲懌所眷遇及乂害懌子熙誓王若不復封遷葬終身不仕至是與懌中大夫劉定興學官令傅靈摽賓客張子慎伏闕上書曰

竊惟故王太傅清河王職綜樞衡位居論道盡忠貞以奉公竭心膂以事國自先皇崩殂陛下冲幼負扆當朝義同分陝宋維反常小子性若青蠅汙白點黑讒佞是務以元乂皇姨之壻權勢攸歸遂相附託規求榮利共結同謀坐生眉眼誣告國王枉以大逆賴

明明在上赫赫臨下泥潰自消玉質還潔謹案律文諸告事不實以其罪罪之維遂無罪出爲大郡刑賞僭差朝野怪愕若非宋維與又爲計豈得全其身命方撫千里王以權在寵家塵謗紛雜恭慎之心逾深逾厲去其本宅移在殿西闔門靜守親賓阻絕於時吏部諮稟劉騰奏其弟官郡戍兼補及經內呈爲王駁退騰由此生嫌私深怨怒遂乃擅廢太后離隔二宮榜掠胡定誣王行毒含齒戴髮莫不悲惋及會公卿議王之罪莫不俛眉飲氣唯諮是從僕射游肇亢言厲氣發憤成疾爲王致死王之忠誠款篤節義純

貞非但蘊藏胸襟實乃形於文翰搜括史傳撰顯忠
録區目十篇分卷二十既欲彰忠心於萬代豈可爲
逆亂於一朝乞追遺志足明丹款乂籍寵姻戚恃握
兵馬無君之心實懷皂白擅廢太后枉害國王生殺
之柄不由陛下賞罰之詔一出於乂名藩重地皆其
親黨京官要任必其心腹中山王熙本興義兵不圖
神器戮其大逆合門滅盡遂令元略南奔爲國巨患
奚康生國之猛將盡忠棄市其餘枉被屠戮者不可
稱數緣此普天喪氣帀地憤傷致使朔隴猖狂歷歲
爲亂荆襄蠢動職是之由昔趙高秉秦令關東鼎沸

今元又執權使四方雲擾自古及今竹帛所載賊子
亂臣莫此爲甚開逆之始起自宋繼成禍之末良由
騰又而今凶徒姦黨迭相樹置高官厚祿任情自取
非但臣等痛恨終身抑爲聖朝懷懣負愧以臣赤心
慺慺之見宜梟諸兩觀洿其舍廬騰合斲棺斬骸沉
其五族上謝天人幽隔之憤下報忠臣寃酷之痛方
乃崇亞三事委以樞端所謂虎也更傅其翼朝野切
齒遐邇扼腕蔓草難除去之宜盡臣歷觀曠代緬追
振古當斷不斷其禍更生况又猜忍更居衡要臣中
宵九歎竊以寒心實願宸鑒早爲之所臣等潛伏閭

閭於茲六載旦號白日夕泣星辰叩地寂寥呼天無響衛野納肝秦庭夜哭千古之痛何足相比今幸遇陛下叡聖親覽萬幾太后仁明更撫四海臣等敢詣闕披陳乞報冤毒書奏靈太后義之乃引子熈爲中書舍人後遂剖騰棺賜乂死

論張昌宗　桓彥範

唐武后時桓彥範爲司刑少卿張昌宗引妖人逆占言計不軌宋璟請窮治其奸武后以昌宗嘗自歸不許彥範上言

昌宗謬横恩苞禍心憶測天命皇神降怒自擿其咎推原厥情蓋防事暴之日得引首以免未敗則候時爲逆此凶詭之臣熒惑聖心既自歸露而尚與妖人

祈福禳解則果於必成初無悔意今而宥之誠恐邑
宗自謂應運天下浩然從之父在子稱尊爲逆子君
在臣啚位爲逆臣逆而不誅社稷懼亡請付三司考
治

論裴延齡姦蠧　　陸贄

唐德宗時判度支班宏卒官中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陸贄薦李巽帝漫許之而自用裴延齡贄奏

臣聞君子小人用舍不並國家否泰恆必由之君子
道長小人道消於是上下交而萬物通此所以爲泰
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於是上下不交而萬物不通

此所以為否也夫小人於蔽明害理如目之有眯耳之有克嘉穀之有蟊梁木之有蠹也眯離婁之目則天地四方之位不分矣克子野之耳則雷霆蠅黽之聲莫辨矣雖后稷之穡禾易長畝而蟊傷其本則零瘁而不植矣雖公輸之巧臺成九層而蠹空其中則圮折而不支矣是以古先聖哲之立言垂訓必殷勤切至以小人為戒者豈將有意讎而沮之哉誠以其蔽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傳傷善之釁深所以有國有家者不得不去耳其在周易則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在尚書則曰除惡務

本去邪勿疑在毛詩則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是
掊克斂怨以為德盜言孔甘亂是用餤讒人罔極交
亂四國在論語則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在春秋則
曰聚斂積實不知紀極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
回服讒蒐慝天下之人謂之四凶在禮記則曰小人
行險以徼幸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
使為國家而災害並至雖有善人無如之何臣頃因
讀書常慣此類不圖聖代目覩斯人戶部侍郎裴延
齡者其性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凶其矯妄不疑其
敗亂無恥以聚斂為長策以詭妄為嘉謀以掊克斂

怨爲匪躬以靖譖服讒爲盡節總典籍之所惡以爲智術冐聖哲之所戒以爲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伏惟陛下協放勛文思之恵而鑒其方鳩僝功體仲尼天縱之明而辨其順非堅僞則天討斯得聖化允孚小往大來孰不欣幸跡其奸蠹日長月滋陰秘者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今請粗舉數事用明欺罔大端悉非隱微皆可覆驗陛下若意其負謗則誠宜亟爲辨明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顧擇左右親信與與舉朝公卿擴臣所言閱實其事倘延齡罪惡無狀即臣之奏議是誣宜申典

刑以制虛妄俾四海法朝廷之理兆人戴陛下之明得失之間其體甚大不當復有疑慮使辨之不早以竟失天下之望也前歲秋首班宏喪亡特詔延齡繼司邦賦數月之內遽衒功能奏稱勾獲隱欺計錢二十萬貫請貯別庫以爲羨財供御所須永無匱乏陛下欣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既賴羸餘之資稍弘心意之欲輿作浸廣宣索漸多延齡務實前言且希睿旨不敢告闕不敢辭難勾獲既是虛言無以應命供辦皆承嚴約苟在及期遂乃搜求市鄽豪奪入獻追捕夫匠迫脅就功以勑索爲名而不酧其直以和雇

爲稱而不償其庸都城之中列肆爲之晝閉興役之所百工比於幽囚衆詛連羣遮訴盈路持剛者莫敢致詰巡察者莫敢爲言時有致詰爲言輒謂黨邪醜直天子轂下囂聲沸騰四方觀瞻何所取則蕩心於上斂怨于人欺天罔君遠邇危懼此其罪之大者也總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貨財太府攸職凡是太府出納皆稟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按以勘覆互相關鍵用絶姦欺其出納之數則每旬申聞其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勾覆又有御史監臨旬旬相承月月相繼明若指掌端如貫珠財貨

少多無容隱漏延齡務行邪諂公肆誣欺遂奏去左
藏庫司各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
中收得銀十三萬兩其疋段雜貨百萬有餘皆文帳
脫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收獲即是羨餘悉合移入
雜庫以供別勅支用者其時特宣進止悉依所奏施
行太府卿韋少華抗表上陳殊不引伏確稱每月申
奏皆是見在數中請令推尋足驗奸詐兩司既相論
執理須辨覈是非臣等具以奏聞請定三司詳覆若
左藏庫遺漏不謬隱匿固合抵刑如度支舉奏是虛
誣誑亦宜得罪陛下既不許差三司按問又不令檢

奏辨明度支言大府隱漏至多而少華所任如舊太府論度支姦欺顯甚而延齡見信不渝枉直兩存法度都弛以在庫之物為收穫之功以常賦之財為羨餘之費罔上無畏示人不慚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府庫用宜昚財物合入官則納於其內事合給用則出乎其中所納無非法之財所出無不道之用坦然明白何曲何私而延齡險猾售姦說誘求媚遂於左藏之內分建六庫之名意在別貯贏餘以奉人主私欲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為家國不足則取之於人人不足乃資之於國在國為官物在人為私財何謂

羸餘復須別貯是必巧詐以變移官物暴法以刻斂
財捨此二途其將焉取陛下方務崇信不加檢裁
延齡既怙寵私益復放肆遂録積久逋欠妄云察獲
奸贓緡錢八百餘萬聽其言則利益雖大考其事則
虛誕自彰或是水火漂焚或緣旱澇傷敗或因兵亂
散失或遭寇賊欺敓或准法免徵或經恩合放或人
戶逃迸無處追尋或綱典拘因不克填納或沒入店
宅歲久摧殘或收獲舟船年深破壞類皆如此難以
殫論在人者並無可科徵屬官者悉不任貨賣但存
名額虛掛簿書大抵錢谷之司皆恥財物減少所以

相承積累不肯滌除每當計奏之時常克應在之數
延齡苟稱察獲遂請徵收恢張利門誘動天聽貽誚
侮於方岳買愁怨於蒸黎於茲累年一無所得其爲
踈妄亦曰殆哉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
蔽惑不復懼思姦威既阻於四方險態復行於內府
由[illegible]　蠲官屬傾倒貨財移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
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諸州輸送布帛
度支不務準平抑制市人賤通估價計其所折即更
下徵重困疲甿展轉流斃既彰怨害且示不誠及其
支送邊州用充和糴則於本價之外例增一倍有餘

布帛不殊貴賤有異剥徵罔下旣以折估爲名抑配
傷人又以出估爲利事宜矛盾交駭物情竆邊稿夫
痛憤切於骨髓下土編户寃呌徹於蒼旻而延齡以
冐取折估爲公忠苟得出估爲贏利所謂失人心而
聚財賄亦何異割支體以殉口腹哉殊不寤支體分
披口安能食人心離析財豈能從此又罪之大者也
平原遠鎮扼制蕃戎五原要冲控帶靈夏茭萊榛薉
竄逐豺狼崎嶇繕完功力纔畢地猶憂絶勢頗孤危
新集之兵志猶未固尤資贍恤俾漸安居頻勑度支
令貯軍食常使平凉有一年之蓄鹽州積半年之儲

循環轉輸不得闕數近者二鎮告急俱稱絕糧陛下召延齡令赴中書遣希顏宣旨質問延齡確言饋運不絕儲蓄殊多歲內以來必無闕乏希顏懼其推互邀令草狀自陳狀亦如言畧無疑畏陛下覽其所奏翻謂軍吏不誠遂遣中官馳往檢覆道路無轉運之迹軍城無旬日之儲將卒嗷嗷幾將不守有如是之顛沛有如是之欺謾按驗既明恩勞靡替其爲蠱媚曠代罕聞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憲度會府是司位列諸郎猶應辰象任居六事實代天工內總轄於庶官外敷化於列郡舉措繫生靈之命得失關理亂之

源爲人軌儀安可容易未有大官弛紊而能使羣吏服從朝典淩遲而欲禁天下暴慢是以天寶將季楊國忠爲吏部尚書亟於私庭詮集選士果令逆豎得以爲詞史策書之足爲國恥而延齡放情亂紀又甚國忠憸於夙興多闕會朝之禮徇其鄙欲大隳省署之儀從曹郎千里閭視公事於私第盡室飫宮廚之饍塡街持簿領之書復有諸郡奏辭四方申請決遣資其判署去就候其指揮延齡或聚客大誇不令白事或縱酒憑怒莫敢入言至有迫切而來逾旬未省輸納之後累月不歸資糧罄於滯淹筋力困於朝集

晨趨夕散十百爲羣里中喧鬨常若闤闠衢巷列層沽之肆邑居成逆旅之津離坎慢官虐人數法求之今古鮮有其倫此又罪之大者也總領財賦號爲殿繁是非識究變通智權輕重大不失體細能析微濟之以均平涖之以勤肅近無滯事遠無壅情綱條之下無亂繩鑑照之内無隱匿然後人不困而公用足威不厲而姦吏懲苟或未能則非稱職況延齡以素所僻戾之質而加之以狂躁滿盈既憎且驕事何由理遂以國家大計委於吏胥未流賞給者無賄而不支應徵者受賕而無縱免紀綱大壞皆賂公行苟操利

權實竊邦柄近者度支小吏屢爲府縣所繩鞫其奸贓無不狼籍通結動連於節將交私非止於苞苴感福潛移乃至於是職司失序固亦可知此又罪之大者也陛下勤修儀式以靖四方愼選庶官以貞百度內選則股肱耳目外選則垣翰藩維濟濟師師咸欽至化庶相感率馴致大和而度支憑寵作威持權縱暴侵削軍鎮匱闕資糧將帥每使申論延齡率加毀訾或指誣隱盜或謗訐陰私或數其出處賤微或臆其心志邪悖詞皆醜媟事悉加諸正夫見凌猶或生患況將帥素加委遇多著勳庸縱有踰分敢求但宜

孰理裁處苟當其所孰敢不從豈可對彼偏裨恣行侵辱使其慚靦於麾下憤恥於朝廷惟口起羞諒非細故爲國聚釁實由斯人而又虐害羣司幸其關敗蔑彼彝典逞於兇懷氣吞等夷隸畜郎吏府有履道而不爲屈撓守官而莫肯稍從遭其詆訶事則尤劇或辱兼祖父或毀及家門皆名教所不忍聞敘述所不堪紀其爲構陷抑復多端故示兇威使人懾憚人之狂險乃至於斯上虧大猷下扇流俗包然禮義之府穢汚清明之朝此又罪之大者也度支舊管牛驢三千餘頭車八百餘乘循環載負供饋邊軍既有番

遁之倫又無科配之擾延齡苟逞近効不務遠圖廢
其葺修臧其芻秣車破蓄耗略無孑遺每須載運軍
資則令府縣差雇或有卒承別旨須赴促期遂於街
市之間虜奪公私雜畜被猖頗甚費損尤多吏因生
奸人不堪命所臧者則奏以爲利所費者則隱而不
論破實徇虛多如此類度支應給宮內及諸司使芻
槀薪炭等除稅草之外餘並市供所用既多恒須財
備舊例每至秋穫之後冬收之時散開諸場逐便和
市免費高價復資貧人公私之間頗謂兼濟延齡悉
隳舊制但飾姦情旋計芻薪價錢以爲節臧剩利及

乎春夏之際蠹耗已殫霖潦之中樵蘇不繼軍廐騾莝官厨蕭然告闕頻煩於聖聰徵催絡繹於省署崎嶇求買何暇計量屢損官錢不啻累倍聯蹇狼狽率以爲常此則睿鑒之所明知物情之所深駭事之舛繆觸緒皆然臣愚以謂若斯之流不過歲費國家百萬緡錢及事體非宜耳其爲罪惡未足傾危事之可憂不在於此是以不復詳舉以煩聽覽也至如矯詭之態誣罔之辭遇事輙行應口便發靡日不有靡時不爲自非跡狀尤彰足致其禍者又難以備陳也延齡有詐僞亂邦之罪七而重之以耗斁闕遺愚智共

知士庶同憤以陛下英明鑒照物無遁情固非延齡所能蔽虧而莫之辨也或者聖旨以其甚招嫉怨而謂之孤貞可托腹心以其好進讒諛而謂之盡誠可寄耳目以其縱暴無畏而謂之强直可肅奸欺以其大言不疑而謂之智能可當財用將欲敗衆議而收其獨行假殊寵而冀其大成儻陛下誠有意乎在茲臣竊以為過矣夫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為心而不私其心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通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夫以天下之心為心則我之好惡乃天下之好惡也是以惡者無謬好者不

邪安在私託腹心以售其側媚也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則天下之聰明皆我之聰明也是以明無不鑒聰無不聞安在偏寄耳目以招其蔽惑也夫布腹心而用耳目舜與紂俱用之矣舜之意務求已之過以與天下同欲而無所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歸心忠讜既聞玄德逾邁故虞書云臣作朕股肱耳目又云明四目達四聰言廣大也紂之意務求人之過以與天下違欲而溺於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離心險詖既行昏德彌熾故商書云崇信姦回大雅云流言以對寇攘式內攘邪僻也與天下同欲者謂之聖

帝與天下違欲者謂之獨夫、其所以布腹心而任耳

目之意不殊然於美惡成敗若此相遠豈不以求過

之情有異任人之道不同哉太宗嘗問侍臣何者爲

明君何者爲暗主魏徵對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

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又曰秦之胡亥偏信趙高肆其

姦欺卒至顛覆證之此說理致甚明簡冊備書足爲

鑒戒趙高指鹿爲馬愚弄厥君歷代流傳莫不痛慣

陛下每覽前史詳考興亡固亦切齒於斯人傷心於

其主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爲無

指無而爲有陛下若不以時省察得無使後代嗟詠

又甚趙高者乎斯愚臣所以焦慮攻懷以陛下爲過
者良有所切也陛下初膺寶曆志蘄群兇師旅繁興
徵求寖廣権算侵剥下無聊生是以涇原叛徒乘人
怨咨白晝犯闕都邑甿庶恬然不驚反與賊衆相從
比肩而入宮殿雖蚩蚩之性靡所不爲然亦由德未
洽於人而暴令驅迫以至於是也於時內府之積尚
如丘山竟資兇渠以餌貪卒此時陛下躬覩之矣是
乃失人而聚貨夫何利之有焉車駕既幸奉天逆泚
旋肆圍逼一壘之內萬衆所屯窘如涸流庶物空匱
嘗欲發一健步出視賊軍其人懇以苦寒爲辭跪奏

乞一襦袴陛下為之求覔不至竟惘默而遣之又嘗
宮壼之中服用有關聖青方以戎事之急不忍重煩
於人乃剥親王餙帯之金賣以給直是時行從將吏
赴難師徒倉黄奔馳咸未冬服滲厲凝冱且無薪烝
饑凍内攻矢石外迫晝則荷戈奮迅夜則映㷍呻吟
凌風飈冐霜霰踰旬而衆無攜貳卒能走強賊全危
城者陛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然耶唯以不厚其身
不藏其貨與衆庶同其憂患與士伍共其有無乃能
使捐軀命而扞寇雠餒之不離凍之不憾臨危而不
易其守見死而不去其君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

和平此其效也及乎重圍既解諸道稍通賦稅漸臻貢獻繼至乃於行宮外廡之下復列瓊林大盈之司未賞功勞遽私賄玩甚沮惟新之望頗攜死義之心於是輿誦興譏而軍士始怨矣財聚人散不其然與旋屬蟲賊內攻翠華南狩奉天所積財貨悉復殲於亂軍既遷岷梁日不暇給獨憑大順遂復皇都是知天子者以得人爲資以蓄義爲富人苟歸附何患蔑資義苟修崇何憂不富豈在貯之內府方爲己有哉故藏於天下者天子之富也藏於境內者諸侯之富也藏於囷倉篋匱者農夫商賈之富也奈何以天子

之貴海内之富而猥行諸侯之棄德慼守農商之鄙業哉陛下若謂厚取可以恢武功則建中之取既無成矣若謂多積可以爲巳有則建中之積又不在矣若謂徇欲不足傷理化則建中之失傷巳甚矣若謂斂怨不足致危亡則建中之亂危亦致矣然而遽能靖滔天之禍成中興之功者良以陛下有側身修厲之志有罪巳悔懼之詞罷息誅求敦尚節儉渙發大號與人更新故靈祇嘉陛下之誠臣庶感陛下之意釋憾廻慮化危爲安陛下亦當爲宗廟社稷建不傾不拔之永圖爲子孫黎元垂可久可大之休業懲前

事徇欲之失復日新盛德之言豈宜更縱憸邪復行
刻暴事之追悔其可再乎臣又竊慮陛下納彼盜言
墮其姦計以爲搏噬拏攫怨集有司聚歛豐盈利歸
君上是又大繆所宜慎思夫人主賢明繫於所任咎
繇夔契之道長而虞舜享濬哲之名皇甫聚㮶之孽
行而周厲嬰顛覆之禍自古何嘗有小人柄用而災
禍不及邦國者乎譬猶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
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畜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
蠱而歸咎於所畜之家理有必然不可不察臣竊慮
陛下以延齡之進獨出聖衷延齡之言多順宸旨今

若以罪實辟則似爲衆所擠故欲保持用彰堅斷若然者陛下與人終始之意則善矣其於改過不吝去邪勿疑之道或未盡善焉夫人之難知者自淳古試可乃已載於典謨陛下意其賢而任之知其惡而棄之此理之常於何不可儻陛下猶未知惡但疑見擠固有象恭挾詐之人亦有黨邪害直之士所資考覈兩絕欺誣陛下以延齡爲能愚臣以延齡爲罪能必賢捘驗其所論之罪以考虛實與衆同辨示人不私有跡罪必有端陛下胡不指明其所效之能以表忠若能跡可稱而罪端無據則是黨邪害直之驗也陛

下當繩其傷善以厲事君罪端有徵而能跡無實則是衆恭挾詐之驗也陛下當糾其包禍以戒亂邦如此則上之於下釋嫌搆之疑下之於上絕偏惑之議何必忠邪無辨枉直莫分薰蕕同藏其臭終勝此則小人道長之象也實時運否泰安危之所繫豈但有虧聖德不利善人而已乎臣以卑鄙位當台衡既極崇高又承渥澤豈不知觀時附會定保舊恩隨衆沉浮免貽厚責謝病黜退獲知幾之名黨奸苟容無見嫉之患何急自若獨當豺狼上違懽情下餌讒口良由內顧庸昧一無所堪夙蒙眷知唯在誠直綢繆帳

宸一紀於茲聖慈既以此見容愚臣亦以此自貸從
陛下歷播遷之艱危覩陛下致興復之艱難至今追
思猶爲心悸所以畏覆車而駭懼慮燬室而悲鳴蓋
情激於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黙也因事陳執雖以瀆
繫天聽尚高未垂諒察輒申悃款以極愚誠憂深故
語頻懇迫故詞切以微臣自固之謀則過爲陛下慮
患之計則忠糜軀奉君非所敢避沽名衒直亦不忍
爲願廻睿聰爲國熟慮社稷是賴豈唯微臣不勝荷
恩報德之誠謹昧死奉書以聞

論丁謂　　陳琰

宋仁宗天聖五年祀南郊中外以爲丁謂復還殿中侍御史陳琰上疏

亂常肆逆將而必誅左道懷奸有殺無赦丁謂因緣險佞據竊公台賄賂包苴盈於私室威權請謁行彼公朝引巫師妖術厭魅宮闈易神寢龍岡冀消王氣今禋柴展禮渙汗推恩必慮謂潛輸琛貨私結要權假息遐荒冀移善地李德裕止因朋黨不獲生還盧多遜曲事王藩卒無牽復請不原赦　帝然之

論王安石　司馬光

神宗熙寧四年光知許州上

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

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
誨於安石始知政事之時已言安石為奸邪謂其必
敗亂天下臣以為安石止於不曉事與狠愎爾不至
如誨所言今觀安石引援親黨盤據津要擠排異已
占固權寵常自以已意陰贊陛下內出手詔以決外
庭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已而謗議悉歸陛下臣乃
自知先見不如誨遠矣純仁與顥皆與安石素厚安
石拔於庶寮之中超處清要純仁與顥覩安石所為
不敢顧私恩廢公議極言其短臣與安石南北異鄉
取舍異道臣接安石素疎安石待臣素薄徒以屢嘗

同寮之故私心眷眷不忍輕絕而預言之因循以至今日是臣不負安石而負陛下甚多此其不如純仁與顥遠矣臣承乏兩制逮事三朝於國家義則君臣恩猶骨肉覩安石專逞其狂愚使天下生民被荼害之苦宗廟社稷有累卵之危臣畏懦惜身不早爲陛下別白言之軾與文仲皆疏遠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虎狠之怒上書對奏指陳其失隳官獲譴無所顧慮此臣不如軾與文仲遠矣人情誰不貪富貴戀俸祿鎮覩安石熒惑陛下以佞爲忠以忠爲佞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不勝憤懣抗章極言自乞

致仕甘受醜詆杜門家居臣顧惜祿位爲妻子計包羞忍恥尚居方鎮此臣不如鎮遠矣臣聞居其位者必憂其事食其祿者必任其患苟或不然是爲盜竊臣雖無似嘗受教於君子不忍以身爲盜竊之行今陛下唯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爲賢則賢以爲愚則愚以爲是則是以爲非則非諂附安石者謂之忠良攻難安石者謂之讒慝臣之才識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議論固安石之所非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者也伏望陛下聖恩裁處其罪若臣罪與范鎮同卽乞依范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

論呂惠卿　蘇軾

哲宗元祐元年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上

臣聞漢武帝世御史大夫張湯挾持巧詐以迎合上意變亂貨幣崇長犴獄使天下重足而立幾至於亂武帝覺悟誅湯而後天下安唐憲宗世宰相盧杞姤賢嫉能戕害善類力勸征伐助成暴歛使天下相率叛上至於流播憲宗覺悟逐杞而後社稷復存蓋小人天賦傾邪安於不義性本陰賊尤喜害人若不殄亡終必爲患臣伏見前參知政事呂惠卿懷張湯之辯詐兼盧杞之姦凶詭變多端敢行非度見利忘義

黷貨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之爲腹心安石山野之人强狠傲誕其於吏事冥無所知惠卿指擿教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朴忠翻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音安石惶遽自失亦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爲小官自知失勢上章乞對力進邪說熒惑聖聽巧回天意身爲館殿攝行內侍之職親往傳宣以起安石肆爲僞辨以難琦說仍爲安石畫劫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天下自是諍臣吞聲有識喪氣而天下靡然矣至於排

擊忠良引用邪黨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後又建手實簿法尺椽寸土檢括無遺雞豚狗彘抄劄殆遍專用告訐推析毫毛鞭箠交下紙筆翔貴小民怨苦甚於苗役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赴官不遺一戶上下騷動不安其生遂致河北人戶流移雖上等富家有驅領車牛懷挾金銀流入襄鄧者旋又興起大獄以恐脅士人如鄭俠王安國之徒僅保首領而去原其害心本欲株連蔓引塗汚公卿不止如此獨賴先帝天姿仁聖每事裁抑故惠卿不得窮極其惡不然安常守道之士無噍類矣旣而惠卿自以贓罪

被黜於是力陳邊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變軍制雜用蕃漢上與馮京異論下與蔡延慶等力爭惟黨人徐禧助之遂行其說違背物情壞亂邊政至今爲患西戎無變妄奏警急擅領大衆涉入虜境竟不見敵遷延而歸糜費資糧棄捐戈甲以巨萬計恣行欺罔坦若無人立石紀功使西戎晄然知朝廷有吞滅靈夏之意自是戎人怨畔邊鄙騷動河隴困竭海內疲勞永洛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中保薦擢任始終協議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宸極循致不豫初實由此邊釁一生至今爲梗及其移領河東大

發人牛耕葭蘆渠堡兩寨生地託以重兵方敢布種投種而歸不敢復視及至秋成復以重兵防託收刈所得率皆秕稗雨中收穫即時腐爛惠卿張皇其數牒轉運司交割妄言可罷饋運其實所費不貲而無絲毫之利邊臣畏憚皆不敢言此則惠卿立朝事迹一二雖或肆諸市朝不為過矣若其私行險薄非人所為閭閻下賤有不食其餘者安石之於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為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為讎敵始安石罷相以執政薦惠卿既已得位恐安

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以柅其歸安石覺
之被召即起迭相攻擊期致死地安石之黨言惠卿
使華亭知縣張若濟借豪民朱華等錢買田產使舅
鄭膺請奪民田使僧文捷請奪天竺僧舍朝廷遣蹇
周輔推鞫其事獄將具而安石罷去故事不復究案
在御史可覆視也惠卿言安石相與爲奸發其私書
其一曰無使齊年知齊年者爲馮京也京安石皆生
於辛酉故謂之齊年先帝猶薄其罪惠卿復發其一
曰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肝肺
託妻子平居相結惟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

牘不復疑間惠卿方其無事巳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抉擿不遺餘力必致之死此犬彘之所不爲而惠卿爲之曾不愧恥天下之士見其在位側目畏之夫人君用人欲其忠信於巳必取仁於父兄信於師友然後付之以事故放麑違命也而推其仁則可以託國食子狥君也而推其忍則至於弑君欒布惟不廢彭城之命故高祖知其賢李勣惟不利李密之地故太宗許其義二人終事二主俱爲名臣者仁心所存無施不可雖公私有異而忠厚未殊至於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

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背逆人理世所共疑故呂布見誅於曹公而牢之見殺於桓氏皆以平生反覆勢不可存夫曹桓古之奸雄駕御英豪何所不有然推究利害終畏此人今朝廷選用忠臣惟恐不及而置惠卿於其間譬如薰蕕雜處梟鸞並棲不惟勢不兩立兼亦惡者必勝況自去歲以來朝廷廢吳居厚呂嘉問蹇周輔宋用臣李憲王中正等或以牟利或以黷兵一事害民皆不得逃譴今惠卿身兼衆惡自知罪大而欲以閑地自免天下公議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之官論奏奸邪至於鄧

縮李定之徒微細必舉而不及惠卿者蓋其凶悍猜
忍如蝮蝎萬一復用睚眦必報是以言者未肯輕發
臣愚惷寡慮以爲備位言責與元惡同時而畏避隱
忍辜負朝廷是以不憚死亡獻此愚直伏乞陛下斷
自聖意略正典刑縱未以汚鈇鑕猶當追削官職投
畀四裔以禦魑魅

論蔡確十罪　　劉摯

哲宗時御史中丞劉摯上

右臣近具狀乞罷宰相蔡確至今未蒙施行緣臣備
員御史以觸邪指佞爲職今宰臣奸險有犯公議臣

若失職誰敢言者伏見祖宗以來所用相臣考慎選擇必取天下有德有望之人故內則廟社安外則夷夏畏下則衆庶服其功名事業照於天下至今稱之未嘗有法獄之吏聚斂之人詭譎之才陰賊之行天下所嫉而使在相位如確者也臣所以不避再三干冐天聽確之當去其罪非一公違陛下勅命不赴神宗發引內宿爲大不恭其當去一也山陵使回明有歷代及國朝故事而略不引罷廢禮貪位其當去者二也皇帝陛下之立乃天人之所助而太皇太后之德也確輒自稱定策貪天之功其當去者三也在中

書二年不將差除與三省合奏及身先門下陰使言
者申請招權營私其當去者四也其弟犯法蹇周輔
承勘兩次皆減裂平治其事故令日周輔父子有罪
言路累有彈奏而確力主之不罷其任屈公法報私
恩其當去者五也執政臣寮已經覃恩遷轉無故又
進一官妄引嘉祐治平不可用之故事欺謾聖聽不
顧廉恥其當去者六也與章惇死黨相結一柔一剛
一合一離欲以銷磨同列牽制善政中外皆知其術
其當去者七也自去年十月至今並無雨雪驕陽肆
虐天下大旱民情惶惶實由確奸邪所召況位居上

相正任其責其當去者八也確在熙寧元豐間鍛鍊冤獄排逐善良引薦奸僞變祖宗政令以誅求民財確在言路在司農在執政首尾身任其事見決令未便何嘗聞有一言論列裨補惟是阿諛護持以謀進用及至今日自見其非乃稍稍語於人曰在當時豈敢言也此確之意欲於今日固其名位及將歸曲先帝是可謂大不忠矣朝廷以高爵重祿尊養輔臣欲何用哉豈有可言而不言也假如言之而不聽當以死繼之假如畏懼而不敢言則當辭事而去乃臣子之常分也當時詭隨及時移事改方爲自全之計而

責過歸咎是可謂大不忠矣事先帝不忠則安肯忠於陛下也哉此罪惡尤大其當去者九也近者奉使山陵回隨行屬官故事自皆推恩而確乃特薦高遵惠張璪韓宗文乞從優恩上欲以悅聖意旁欲以餌同列賴陛下至仁至公照其狡計而議遂不行中外聞之莫不欣快陛下觀此用心則確之邪正不難知也此一事尤喧物論而罪尤大者其當去者十也確之罪惡如此羣議沸騰臣愚區區之言略已自竭而聖度包容一切不以為意在聖慈不失恩於確則可也其如朝廷之輕重天下之安危生民之禍福人情

之去就在確之罷不罷爾則所繫豈不大也今忠臣義士當盛明之時人人皆願自効而確猶在位誰敢明目張膽盡心於朝廷哉正人不得立則陛下之善政不得行天下之敝政不得改今大旱累月燥風慘日自冬入春宿麥已槁疾疫將作內外之情驚惶不安皆由大奸在朝廷天示譴告伏望聖慈深察事勢以天下爲念早發聖斷罷確職任使之外補以答天變以召和氣以慰公議以新改元之政天下幸甚

論蔡京不當留　　任伯雨

宋徽宗時右正言任伯雨上

臣聞盡言招禍古人所戒言路之臣豈能免此臣伏見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當紹聖之初與其弟卞俱在朝廷導贊章惇共作威福卞則陰為謀畫惇則果斷力行且謀且行者京也哲宗篤於繼述一於委任事無大小信惇不疑卞於此時假繼述之說以主私史惇於此時因委任之篤自明己功京則盛推安石之聖過於神考以合其弟又推定策之功毀滅宣仁以合章惇惇之矜伐京為有助卞之乖悖京實贊之當此之時言官常安民屢攻其罪京與惇卞共怒安民協力排陷斥為姦黨而孫諤董敦逸陳次升亦因論

京相繼黜逐哲宗晚得鄒浩不由進擬寘之言路浩能忘身徇節上副聖知京又因其得罪從而擠毀是以七年之間五害言者掩朝廷之耳目成私門之利勢言路既絕人皆箝默凡所施行得以自恣遂使當時之所行皆爲今日之所改臣請略指四事皆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也蔡卞之薄神考陛下既明其罪矣兄弟同朝塤篪相應事無異議罪豈殊科一出一留人所未喻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一也邢恕之累宣仁陛下既明其罪矣宣訓之語究治之事陛下既察其誣造於是司馬光劉摯梁燾等皆蒙敘復京嘗奏

疏請誅滅蔡等家族審如京言則所以累宣仁者豈特邢恕一人而已哉在恕則逐之在京則留之其何以塞邢恕不平之口而慰宣仁在天之靈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二也章惇自明定策之功追貶王珪京亦自謂元豐末命京帶開封府劊子携劔入內欲斬王珪京之門人皆謂京於此時禁制宣仁京亦有社稷之功今陛下雪珪之罪還其舊官則是惇之貶珪爲非也在惇則非之在京則留之如是則惇有詞矣珪有憾矣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三也章惇之初篤信京卞傾心竭意隨此二人假繼述之說以行其

私三人議論如出一口自紹聖三年九月卞爲姚政於是京有觖望而與惇睽矣四年三月林希爲姚政於是京始大怨而與惇絕矣自今觀之京之所以與惇睽絕者爲國事乎爲己事乎然京之所以語人者曰我助惇而惇不聽也我故絕之我教卞而卞不從也我故怒之我與弟卞不相往來久矣我緣國事今與愛弟不相往來而況於惇乎臣竊料京之所以欺陛下者亦必以此言也何以驗之卞之赴江寧也京往餞之期親遠行法當賜告而京之所以牒閤門者初以姊行爲請法不許也遂請朝假終不敢以弟卞

爲言雖在朝假而日至國門之外京之動靜如此抑不知陛下皆得其實乎此明主之所宜察也且允弟同朝共議國事自無不相往還之理假使不相往還豈人倫之美事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四也陛下即位之初以用賢去邪爲先而京之蒙蔽欺罔曾無忌憚陛下必欲留京於朝者其故何哉臣知陛下聖意本無適莫而京所以據位希進牢不可拔者盡以韓忠彥曾布不能爲國遠慮輕率自用激成其變故也京卞同惡天下所知若用天下之言以合公議則黜正三人之罪何難之有忠彥等不務出此而果於

自用於是託於謀帥而出之太原雖加以兩學士之職而實以詭計除之想當進擬之時必有不情之奏用奇設策不由誠心二聖安得而無疑公議亦以爲未允及京之留布復爭辨再三之瀆無以取信相激之勢因此而成唐明皇欲用牛仙客爲尚書張九齡以爲不可明皇曰但加實封可乎九齡又以爲不可明皇變色曰事皆由卿耶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材也何有於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由是明皇悅林甫之言卒相仙客而九齡自此浸踈終見黜罷今忠彥及布無九齡之望而京之氣燄過於仙客因勢觀望

而爲林甫之言者不知幾何人也陛下進賢退邪法則堯舜明皇之事固不足道然而天下之心皆疑陛下有大用京之意者以京之復留故也京之所以復留者以忠彥等去之不以其道故也去之不以其道則留之者生於相激萬一京果大用則天下治亂自此分矣崔羣謂唐之治亂在李林甫張九齡進退之時今京輕欺先帝與卞無異而又歸過於先烈賁禍於惇卞曲爲自安之計而陛下果留之也今既可以復留後亦可以大用天下治亂之勢繫於一京崔羣之言可不念耶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禍亂

之機不可以不早辨也陛下嗣位之初首開言路可
謂知所先務矣臣愚首預茲選明知京在朝廷必爲
大患而不能以時建言萬一有意外不虞之變陛下
翻然悔悟誅責當時言事之臣則臣雖碎首陷胷何
補於事此臣所以憤悶而不敢默也臣嘗爲卞所薦
與京無纖介之隙所以言者爲國事耳非特爲國亦
爲蔡氏也自古不忠之臣以私害公初因自利終必
累國國有屯邅私家將安歸乎卞之尊紹王氏知有
安石豈知有神考知有金陵豈知有京師絕滅史學
一似王衍重南輕北分裂有萌臣之痛心默憂非一

日也眞宗景德中北虜至澶淵王欽若請駕幸金陵當時若用此計則天下分爲南北久矣賴眞宗用寇準之言所以四方混同得至今日天錫陛下聰明仁勇融會南北去卞不疑然而京尚未去人實憂之兄弟一心皆爲國害一去一留失政刑矣唐會昌中工部尚書薛元賞與其弟京兆少尹權知府事元龜皆宰相李德裕之黨及德裕既敗貶元龜爲崖州司戶元賞爲忠州刺史乃者蘇軾及轍亦兄弟也古今故事非不明白何獨一京獲以計免枉朝廷之法令以狥一京不知祖宗基業何負於蔡氏乎且自京卞用

事以來牢籠薦引天下之士處要路得美官者不下數百千人其間才智藝能之士可用之人誠不爲少彼皆明知京卞負國欲洗心自新捨去私門顧朝廷未有以招之耳臣謂京在朝廷則此數百千人者皆指爲蔡氏之黨若京去朝廷則此數百千人者皆爲朝廷之用所以消合朋黨廣收人才正在陛下果於去京而已此非臣之臆說乃神考已用之說也熙寧之末王安石呂惠卿紛爭以後天下之士分爲兩黨神考患之於是自安石既退惠卿既出之後不復用此兩人而兩門之士則皆兼取而並用之也當時天

下之士初有王黨呂黨而朋黨之禍終不及於朝廷
者用此術耳今陛下留京於朝廷而欲收私門之士
是猶不去李昪錢鏐而欲收江浙之士也不亦難乎
然則消黨之術惟在去京而已今京關通交結其勢
益牢廣布腹心共謀私計羽翼成就可以高飛愚弄
朝廷有同兒戲陛下若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
亦無及矣自古爲人臣者官無高下干犯人主未必
得禍一觸權臣則破碎必矣或以爲離間君臣或以
爲買直歸怨或託以他事陰中傷之或於已出之後
責其怨望此古人之所不免也臣豈敢自愛其身乎

若使臣自愛其身則陛下不得聞京之罪矣國家內外無事一百四十一年矣太平之久古所無有甚可畏也譬如年老之人康寧無疾日服溫煖猶恐氣衰至於保養陰邪必成心腹之患京在朝廷何以異此伏望陛下愼保祖宗之業獨持威福之柄斷自宸衷果於去惡天下幸甚

論章惇罪狀　任伯雨

徽宗即位伯雨首擊章惇至是又上論

臣聞人臣之功罪不論則不明朝廷之威罰不斷則不行陛下臨御以來於羣臣之功罪論之明矣然於

有罪之人未有誅罰者所以順太母之慈而成坤德之靜也今躬攬之初當示威斷雷霆之擊宜自近始臣伏見左僕射章惇罪惡顯著久稽天討方哲宗大漸之時太母定策之際惇爲宰相首發異議一語乖倒尋合誅殛陛下以天地之量置其言於度外勉加優禮如待功臣容德之大古無有也按惇獨宰政柄首尾七年隨其喜怒恣作威福叨尊私史則至於薄神考矜伐己功則至於累宜仁樂於用兵大開邊隙陜西之民愁矣而進築不已內府之財竭矣而從逆不休忘祖宗積累之艱輕朝廷根本之地謂人之怨

怒爲當爾謂天之譴戒爲偶然斥公論爲流俗以獻忠爲誹謗殺張天悅之徒以箝衆口竄鄒浩之獄以絕言路天下震駭人多自危賴宗廟之靈朝廷不虞之變幸未發耳哲宗一於委任何負於惇惇負哲宗乃至於此雖陰謀密計發於蔡卞而力行果斷惇實主之用春秋誅意之法則罪卞可也任扶危持顛之責則非惇而誰然則卞爲謀主惇乃罪魁殲厥渠魁理不可赦今惇仰恃容貸謀脫身禍自謂前日之事皆禀命於哲宗職當奉行非惇罪也嗚呼罪不在惇其在誰乎恐爲此言重可傷歎孔子曰善則稱君過

則稱己則民作忠前日之事獻可替否假有不售忠臣之義猶當歸過於己又况哲宗本意不爲已甚故悖之所謀多不見從臣請以二事驗之可以考其餘矣乃者宣訓之說究治之事喧播中外上干宣仁高氏一門幾不獲免主張保全力沮其說者以哲宗本意不爲已甚故也元祐大臣初議誅滅及其流竄尚欲勦除然而臣下之意竟不得行梅嶺以南猶有全活而北歸者以哲宗本意不爲已甚故也今事出哲宗者則託於密贊而掠爲己功己之所行則託於稟命而歸之先烈所可痛心孰大於是漢之匡衡事成

帝爲丞相石顯用事不能救正乃於成帝旣沒之後論顯不忠之罪揚著成帝之失王尊劾衡以爲卑君尊臣非所宜言天下後世以尊爲是又哀帝之初臣下詢議多及成帝獨議郎耿育以爲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乃追探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今悖於往事每有匡衡歸過之心而獻言之人未聞耿育深痛之議其何以稱陛下欽承繼述之意乎臣每因奏事屢奉德音陛下語及哲宗則聖顏慘動感戚之意形於挽章篤於天倫實出聖性

厚天下之俗正賴乎此然而惇猶充位威斷未行故靡薄之風尚未消沮而仁厚之化所以未孚於天下也宗廟之輕重主威之强弱皆繫陛下所以處惇者如何而已安危之機不可不慮且陛下初去蔡卞爲其薄神考也次責邢恕爲其累宣仁也惇負哲宗其惡尤大今若正此之罪則君道永正母道永尊而繼述之義永無憾矣伏望陛下躬攬之初先正惇罪雖用祖宗之意不殺大臣而流竄之刑亦有近例惟速示威斷以協公議天下幸甚

又論章惇　　任伯雨

臣聞國體無安不宜輕動公論可畏難所當卹今章惇求去而陛下不許豈非以先帝山陵未畢先朝宰相不可遽罷所以卹公議而戒輕動耶聖慮如此真得堯舜之用心矣然而惇自求去非我先動考之公論必無間言若狥區區之小嫌而玩機不密臣恐執中無權而後必悔也且王珪子孫既許叙復則元豐定策之事邪怨鑿空之言所干連者豈特一人而已哉且前年彗星之變過九月二日而後没者天之垂象豈無意乎宣仁功德甚大自三代以後無有倫比而用事之臣讐毀侵陵無所不至乃以優贈厚賞追

報遵裕彼遵裕小言何益於國念小忘大理實乖側宣仁之功德未明則人心不順天怒不息王珪一門之寃何足道哉臣恐鑿空矜誕之徒隱心日慮用奇救過爲國生事方且憂之又聞何大正被賞而外議詾詾皆有璲華復位之言臣實過慮方寢方食未嘗頃刻而忘此也夫天下之從上不從其令而從其風旨是以宣帝先求故劍而人知許后之得立高祖先封雍齒而能使伉怨皆喜古之明君凡作一事先示一意意行而天下安之然後出令若命令未出而所示之意先使人疑臣以爲過矣易曰無咎者善補過也

臣謂今日補過之術莫若早去蔡卞而速遂章惇之
請無使玩機而起悔養姦而生事也且二人雖留陛
下既已疑而外之矣豈有疑外大臣而可以爲朝廷
之體乎唐德宗時陸贄趙憬皆爲宰相德宗使人謂
陸贄曰重要之事勿對趙憬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
陸贄不以爲然上疏諫曰是於心膂之內而有形迹
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
之明蓋堯舜之治左右大臣都俞吁咈無不僉同祖
宗任人以此爲法疑則不用用則不疑是以上既不
偏下不爲黨我太宗之議靈州也張洎請别爲一疏

陳利害而呂端執奏以爲不可蓋德宗之所以語陸贄者有形迹之拘而呂端之所以告太宗者則僉同之義也蓋謀及腹心則貴於當密而股肱之運則不可偏舉今陛下欲用大臣而使與惇等共評國事一信一疑能無彼此厚薄之間乎是則去邪不果反累國體所全者小所傷者大寧若可去者使之速去革其乖爭之風可用者信而後用乃有僉同之望矣如此則事無兩可下必同心又陛下即政之初人有向背聖意之所欲行大臣莫肯丕應不免從中批出廢下不敢異同此足以濟一時之權未可爲永久之法

臣願陛下速示睿斷早去惇卞然後慎擇可信之人共講日新之政勿求近效示乃遠猷不過數年天下治矣伏望上稟慈闈議其當否臣愚妄論事幾惟陛下裁赦幸甚

又論章惇蔡卞六罪　任伯雨

臣先累有奏狀言章惇蔡卞迷國罔上脇持哲宗以不孝之名迫懼哲宗以不利之實激哲宗使怒惑哲宗使疑毀謗宣仁聖烈保佑之功傳致元祐皇后疑似之罪引功自處歸過哲宗挾天子威害忠良肆讒說幾危神器自古奸臣爲害無甚於此去年上封事

數千人乞斬惇卞天下公議只此可見蓋卞謀之惇行之蔡卞之惡有過章惇臣前來奏狀已言之今更詳具大事六件如後

一元祐六年哲宗皇帝始納元祐皇后前此未納后時禁中嘗求乳婢諫官劉安世等連上章論列皇帝既未納后不知宮中求乳婢何用宣仁聖烈令兩府宣諭是外家高氏所覔安世乃止紹聖初蔡卞還朝論及此事以爲宣仁有廢立之意乞追廢爲庶人

一自紹聖以來竄逐臣寮應哲宗皇帝批出行遣者竝是蔡卞誣罔先於哲宗前密啓進入劄子哲宗依

劄子上語言批出至今劄子見在

一紹聖三年宮中厭勝事作哲宗方疑未知所處章惇欲召禮官法官共議蔡卞云既是犯法何用禮官乃建議乞掖庭置獄只差內臣推治更不差有司同勘若非蔡卞建議哲宗必未廢元祐皇后

一編排元祐中臣僚章疏乃蔡卞建議卞與蹇序辰自編排惇不曾與及卞具姓名乞行遣惇即奉行

一鄒浩以言事忤旨蔡卞即首先奏云呂公著曾薦浩浩以此誣譏故哲宗愈怒遂編管浩卞又執奏乞治浩親故送別之罪哲宗不從三次堅請乃許置獄

一蹇序辰乃卞死黨首建看詳理訴之議要惇助之章惇遲疑未許卞即以相公二心之言迫之以此惇即日差官置局凡此皆蔡卞謀之章惇行之也按卞陰狡險賊惡機滔天惇雖凶狠每爲制伏執政七年門生故吏徧滿天下今雖薄責如卞在朝人人惴恐不敢回心向善朝廷邪正是非不得分別馴致不已姦人復進天下安危殆未可保只如去年臣僚上言蔡卞之惡過於章惇乃自太平州移池州順流三程一月可到愚弄朝廷僅同兒戲蓋人人畏附惇卞至今未已故寧負陛下不負惇卞大姦元惡未正典刑

人情憤歎天象示戒故自今年正月至今兩月陰雨蓋蒙氣之證於此可見昔周饑克商而年豐衛旱伐邢而得雨今惇自以異議當受大戮所有十惡伏乞陛下早賜宸斷明正典刑以答上天蒙氣之證候正惇十典刑之日乞陛下差人於朝堂道路刷采聽若人人不相慶臣甘伏罔上之罪

論朱勔　李光

宋欽宗時侍御史李光再論

臣嘗論列朱勔將東南財用假託應奉脅制州縣盡入私家合依祖宗故事置司驅磨未嘗施行必朝廷

見官吏人數頗多恐致生事遂降指揮特免驅磨近亦報勔止從竄斥此於公議實爲未厭臣按勔在東南爲害日久田園第宅富擬王室房緡日掠數百貫租課歲收百萬戶曳綺羅者列屋衣金紫者充庭展南宅以奪司理院拆北倉以爲養種園監司經由郡官朔望例於門外下馬謁之朝謁其葬汝翼毋福國夫人通判許操權府率郡官朝服步從三十餘里衆所駭聞近者上皇南巡勔自知罪惡貫盈與童貫合謀邀請百端私造乘輿服御之物掃除室宇潛謀巽圖幸歙豪民幾至生變幸賴上皇念宗廟社稷之重

車駕還歸迹其姦萌理難容貸伏望陛下斷自淵衷將勔并其子孫姪付之有司籍其家貲明正典刑仍乞委本臺官吏取索東南應奉司及杭溫明州平江府等置局去處并應副官吏依近降京東西兩路李彥指揮施行

論朱勝非　　胡寅

宋高宗紹興間中書舍人胡寅上

臣伏見故相朱勝非以服闋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臣以臣父任給事論列勝非臣適當詞掖不敢書行已具奏外臣謹按朱勝非與

張邦昌皆是鄧洵武家壻王黼之客苗傅劉正彥之陰黨也自其爲小官時文學行治皆爲人所傳笑在宣和中仕流混濁猶取庸陋之誚時相主之雖力猶且提携不行出爲南京副總管値虜兵入寇自是而後勝非之志操能否著矣臣欲不言恐負陛下欲詳言之又懼煩瀆請略言之南京胡直孺勤王被擄勝非爲副總管値張邦昌僭位遣快行親事至其母家淮南發運使向子諲拘留送獄驗其文券則經由南京勝非厚與批請以資其行子諲疑勝非與邦昌交私爲之羽翼遂急檄勝非勤王且云不可汚張巡許

遠之地是時天下共知陛下爲大元帥二帝北去主宋祀者非陛下而誰勝非身在南京去元帥府不遠而於邦昌蹤跡如此若謂是時勝非心不在邦昌而在陛下臣不信也繼而諂事黃潛善叨與政事戊申之冬虜騎已破澶淵犯大名掠齊鄆駸駸南嚮勝非不恤國家之將危方且宴安於寵祿略無一語上動天聽寧致狼狽恐忤潛善若謂是時勝非心不畏潛善而畏陛下臣不信也苗劉造逆爲大臣者當正色立朝死生以之此宋督所以憚孔父劉安所以憚汲直曹操所以憚文舉也勝非乃依從其間顯然援唐

襄王晉太后事其意以苗劉事成則已收佐命之功不成則已託調護之說然則何所往而不可哉若謂是時勝非心不操二端而一於陛下臣不信也逮陛下返正大明典刑取一時宰執勝非顏岐張徵聲罪致討載之親詔謂不如歐陽修所稱斷臂之婦人天下傳誦以爲舜誅四凶不是過也爲勝非計尚以何顏面立於人間哉未幾又蒙拔拭付以宣撫之權於江州置司勝非嘗爲宰臣義當卽日受命趨赴治所而乃逡巡退匿謬爲辭遜坐使李成馬進毒流數郡江州既破卽請移治但欲偷安無意討賊忠義猶上

者顧若是乎比呂頤浩以都督還朝斥逐異己意明
勝非庸謬易制力加援引再汚揆席上天震怒生文
示變勝非偃然不懼以調護自處外示佞柔於事無
所決白而實則奸憸私事俱辦惟陛下少寬臣喋喋
之罪使臣梗槩一言有欺罪當萬死李綱於勝非本
無仇怨止緣綱在相位日曾行遣僞命臣簽文爲黃
潛善中傷邪昌之死潛善所行也乃嫁其事於綱勝
非暗昧惟綱之怨及再入相首諷臺諫官論綱舊惡
時綱爲湖廣四路宣撫治狀方著並無過舉勝非不
恤國事以私憾而罷之向子諲才氣忠義人所推許

止緣南京之事勝非䛖之刺骨常謂人曰李綱向子諲皆是凶人不殺不靜其所存險毒如此自其再相子諲深懼遭其密戮即日引疾掛冠而去呂頤浩既爲勝非斥逐賢才閉其入相之路勝非即以黄唐傳掌瑣闥黄龜年司制命劉棐爲諫官王祥爲左史汲引親黨處淒陳禰韋分據要津其人皆凡下不爲時議所與乃用劉棐黄龜年章䟽謂秦檜大植朋黨有龍戰於野之象考其章䟽所稱事實又只緣除楊愿爲密院計議王鈇爲提舉茶鹽宋暎爲提舉坑冶而已以勝非所爲方之秦檜其爲龍戰不亦大乎蓋勝

非外寬內忌陽爲敦厚長者之狀而耳聞目見習成
宣和之風乃心疾狠能爲人禍至於非義之事人所
不敢爲者則肆意行之李擢爲京城南壁守禦官恨
孝慈皇帝不用耿南仲和議以召虜寇乃傚然端坐
視城垂破而不救又爲邦昌翰林學士罪當伏法而
勝非所深喜也再相之初首復擢職名因席益與擢
善則導益使薦之擢竟叨竊八座而去黃潛善是聚
賄亂政偷盜府庫之人李邴是行苗傅劉正彥建節
白麻極意稱奬之人顏岐是同黨潛善阿諛誤國之
人張徵是覯望苗劉詔書所謂情理尤重之人王安

中是諂事梁師成遂逐童貫收復燕雲爲國產禍之
人王孝迪薛昂宇文粹忠蔡懋是崇觀宣和戕毀帝
業使戎馬在郊之人放投永棄誰曰不宜勝非乃
爲失職之士星象所繫者也盡復職名意將引用天
下聞之莫不大駭賴徐俯初作諫官未至謬妄力疏
寢罷人心乃安豈非人所不敢爲者乎康執權闒茸
汚賤廢置累年勝非以其曾擊異己者必欲收召再
召三召迫於衆情不可而後已自謂謙愼不可專權
而布列內外皆其親厚陳藹者不肖人也所生毋死
紿謂人乳毋而不持服兄死嫂弱遂奪其兄致仕恩

澤以自薦既得之後凌辱其嫂困苦至死又以險詐陷害其姪此藹爲人大槩勝非與之中表姻婭故自爲宣撫使即辟爲幕屬凡江西謬政多藹之謀及再爲相遂差藹監吉州権貨務偷盜官錢歲時賂遺入於相府超越資格差爲湖北提刑逮言章論列勝非猶諷吏部許供藹曾任提舉鼎澧刀弩手蕩雖曾有此差遣旋即廢罷未嘗到官勝非乃改除字爲任字欺罔陛下以濟其私張銖者爲靜江通判値勝非遣子迎母自賓州過桂陽府銖以別乘之尊不顧廉恥出城數十里執杖聲喏於國太夫人轎前稟覆起居

行數百步然後退廣西人莫不恥笑比至府城竭力應辦勝非德之先除鉄爲湖北鹽香以爲未足又薦之對又降指揮與陞擢差遣遂除郎官仍攝奉常劉式者大贓吏也勝非以妹嫁之遂詐改官除邵州通判比爲言章論列見在湖南置獄取勘勝非門客劉澤者爲衡陽簿傳道勝非之意於提刑馬居中仍厚賂居中遂使劉式翻異殃害干連良善百姓至今未畢式嘗以三千緡就勝非買門客恩澤奏其子劉師心又爲湖南土豪姓胡人以八千緡買給使恩澤奏承信郎韓京者屯兵衡州茶陵縣陰與郴寇交通據

有數縣民田奪百姓牛以耕之名爲贍軍實則入己以充賄賂之費大爲湖南之害紹興二年十一月勝非毋由茶陵而東韓京詐稱前路有警遮留數日極其供待然後以兵衞送至吉州境上勝非以爲誠然湖南帥臣累奏韓京過犯勝非一切蒙蔽及以廣東鈐轄與之程昌禹者鄧洵武使臣也自蔡州擅興兵徑趨荆南朝廷就除京南鎭撫不肯受命移兵至鼎州罪當誅戮范宗尹即以鼎守付之昌禹凶殘不能綏撫竭取民之膏血以贍所部及厚遺過客凡由鼎而東者人人滿意爲之延譽而嚴刑峻法誅剝日甚

激民從賊牢不可破致煩陛下宵旰者無人肯以上
聞也勝非與昌禹以同出鄧門之故超加職名改授
静江遂除待制明降指揮候楊么已就招安然後付
以告命而密諷李堯使一面送告與之視陛下官爵
私物不如也李大有者居臨江軍為勝非于夏卿行
媒議王羲叔家姻事既成以都司處之張顏術者嘗
以弓刀奇玩獻於夏卿仍為之轉販米糧遂為江西
宣撫屬官後值湖南擾攘權知道州很藉不法為提
刑呂祉所按勝非不行反令作武岡軍通判郭千里
者嘗勸勝非奔避馬進勝非以忠愛於已亦為宣撫

屬官千里受降賊賂賄引爲宣司使臣廣以金帛交
納夏卿勝非再相遂除千里爲監丞盧宗訓者以盧
益累薦堂吏之族也其人汚穢苟賤不爲士人所齒
得淮西提舉爲臺章言罷勝非必欲主持之遂送與
岳飛使辟爲官屬意藉外兵權脅制衆口使不敢言
飛大鄙宗訓之爲人不得已受之俾權德安府果以
贓盜自敗呂延嗣者曾任賓州通判照管勝非家屬
遂擢爲桂陽知監好貨受賄監事不治百姓嗟怨張
轂者嘗爲郴州司戶與勝非子唐卿同官勝非嘗居
郴州每請俸米轂必令高帶斗面以給之郭敦復者

嘗任道州營道縣尉贓污不法曾以妾奉唐卿二人皆蒙勝非封送姓名與吏部不循資格皆注湖南漕司見闕屬官其長子唐卿建炎四年任郴州錄事參軍沿幹差出其實避賊一去兩年不曾還任監司州郡不敢罷去至紹興三年還至賓州過郴州懇太守趙不羣批書四考關陞又因江州軍中繫名冒賞循承直郎再任嶽廟尚恐三十箇月不能成任乃諷吏部侍郎建明選人嶽廟許以三年爲任改官凡勝非除授不公變亂法制大抵如此臣在湖南所知已如此其在行朝及他路所未知者又不知其尚幾何條

也自庚戌年虜以騎退後朝廷一向謝絕不與交通三
四年間虜不我測不敢輕舉及勝非再相復議遣使
誤陛下於忘思忘釋怨之地且俾使人受劉豫餽送啓
寵納侮果致去冬犯蹕之事其經邦斷國一至是哉
臣竊謂宰相之任佐天子治天下治亂之所在其任
至重不可冒居勝非負彌天之罪陛下寬大赦而不
誅再付相權責以功效非爲賜也勝非所宜革心改
悔以報大恩而烝其所爲如前所奏則又闕通內侍諸
奉將帥牢籠掌吏徼譽羣小專以軟熟無忤持祿取
容所謂怙終長惡迷復不悛國家之大賊人理之巨

靈方邊報稍息則冒黍當軸而不辭及准上有譽則力懇去位而不顧謹按春秋之法任大者責重勝非獨相逾年可謂專矣寸功不立百度乖張天下目爲勦當相公無責可乎今其喪制已除是古諸侯免喪以士服入見天子之日命德討罪柄出大君如勝非者豈宜寵以秘殿之名資食以眞祠之厚祿賞刑失當以乖天下之望夫恩章寵數禮貌大臣國之令典固不可廢然施之稱愜則國體尊重人以爲榮施之非宜則彼當得者不以爲貴而名器輕賤人主之權替矣騏驥騂騮一日而馳千里是故潔其廄櫪豐其

芻豆緩急之際與人一心若夫鶩駘下乘既無絕足仍有詭銜竊轡以習爲盜之患則凡馬畜之而已矣人君駕馭人材何以異此伏望陛下奮發威斷奉將天討出臣此章深詔宰執正名定罪以爲大臣二心誤國之戒以慰四方積年憤懣不平之心刑辟既昭叛賊自懾事干大政所繫不輕臣是以竭忠仰冒聰聽苟利於國九隕不辭臣不任犯顏惶懼之至

論耿南仲父子主和誤國罪　　鄧　肅

高宗時右正言鄧肅上

臣竊聞人臣之事君有毫髮之私必有欺君之罪人

君之治天下有毫髮之私必失天下之心恭惟陛下聰明睿智卓絕今古固非臣愚所能窺測然謂之無毫髮之私則非臣愚所能知也臣切見陛下臨御以來首取前日姦臣講和誤國者如李邦彥白時中吳敏等投之遠方以禦魑魅天下壯士聞之鼓舞以為中興必矣然自靖康以來有專主和議者耿南仲與其子延禧是也閨門之內同惡相濟沮渡河萬全之戰遏勤王已到之兵今日割三鎮明日截黃河自謂和議可必無患凡戰守之具若無事於切切然者孝慈淵聖皇帝亦以東宮耆舊之故信如蓍龜敷奏之

而盡未嘗不從也及虜人借和用兵勢不可遏南仲
誤國狀已敗露淵聖亦不得以私之遂遣南仲出使
使之自當南仲偶脫萬死以其子延禧之故遂得從
陛下左右竊聞陛下欲進大兵以援京城又爲南仲
父子所諫以爲和議已成不可輙壞是則南仲父子
主和誤國豈不過於李邦彥等乎此陛下親見而熟
講之矣又不待臣愚再三之瀆也然南仲尚爲兩府
以宮觀居閑延禧尚爲兩制以名郡自奉雖南仲自
擇不過如此陛下何正邦彥等罪如彼其審何容南
仲等惡如此其恕豈非以南仲父子於艱難之際從

陛下日久耶且天子父也羣臣子也舉天下之臣皆陛下之子豈復更有親疎之間乎淵聖不忍輙棄南仲故有今日之悔陛下之於南仲又何有焉若復容之臣恐天下得以私心議陛下也且南仲腐儒延禧孤陋進退出處本不足論臣今切切不已正爲陛下惜耳伏望明正典刑與李邦彦白時中吳敏等以示天下之公

論孫覿奸貪　李光

高宗時吏部侍郎李光上

臣伏覩紹興元年十二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備

查祖宗舊制應贓吏決杖配諸州牢城蓋謂俾與之
際不免時有科索若更容縱贓吏並緣爲奸則民力
愈弊此有以見陛下意在生靈深疾貪汙命下之日
孰不相慶今已累月而諸司按察官循習既久恬不
爲怪遂使朝廷美意委爲空文臣竊痛憤伏自艱難
以來朝廷一切姑務涵貸凶貪之徒剝刻生靈無所
忌憚況朝廷行法當自貴近始臣伏見前知臨安府
孫覿在任贓汙不法遠近播傳諸司懼其一旦復用
則爲已害不敢按發覿之爲人朝廷所知前後臣僚
論列罪大惡稔至辱詈君父甚於讎敵有臣子所不

恣鬭者陛下貸而不誅又使復典郡寄於覿恩德厚矣乃不悛革益肆無賴到任之初以軍期爲名拘九邑縣令在府勒令出錢共四萬五千緡名曰助軍不附文曆又將親信使臣毛汝能辟爲都監文林郎毛珪權錢塘縣令令二人提領本府應干倉場庫務偷盜轉易不可稽考郡中官僚相顧側目至有人生五馬貫莫受二毛侵之語臨安府捉獲酤賣私酒百姓其家富厚覿令珪受錢一千貫更不解送所司至帖下本縣直行放免又遣所親姓董人乞覓過新城縣百姓唐邦臣等錢一千五百貫皆有跡狀除代之後

將犒賞庫金銀錢物與都吏專知官等分受比至得
替其公庫供帳之物並不發還及將空名度牒官告
等移易妄用收附不明監司往來厚加結納冊到發
送饋謂之合食日事燕遊每會不下百餘千以此上
下相蒙無緣顯露伏望聖慈奮發乾剛出自宸斷送
大理寺或差臺官一員就府置司體究候贓証分明
痛逮送獄依法斷遣以警具僚其屬邑縣令及人吏
等迫於威勢者贓非入已或許其自首庶幾遠近聞
風咸知畏戢實天下幸甚

體道論竊弄威柄之奸　葉適

孝宗時太學博士葉適上

臣聞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生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内服不可爲也不可執也無偏無黨蕩蕩乎民莫能名是以先王擬才須政量能授職設爲宰輔以經邦國以理陰陽以制卿士以撫四夷而又使夫通世務明治體多識前言往行者繩愆糾謬而議論之故能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彼昏不知或獨任宰輔或偏信諂臣或嘗推誠爲其所誤而兩棄之甚矣其惑也故書史特詳書爲萬世誡者如秦之李斯趙高漢之王莽董卓唐之李

林甫盧杞皆爲君之所獨任者至於姦佞滿前而不見大謀顛錯而不知名辱身危覆邦絕祀譬猶掩塞耳目而運股肱其可濟乎樊豐周廣之於孝安朱异之於梁武裴延齡常衮年之於德宗皆其君之所偏信者至於奪公輔之任挫宰相之威讒慝忠良稔禍社稷譬猶芟割其股肱而任耳目其可濟乎漢武以英雄之資即位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其獨任田蚡也入奏事則語移日所言皆聽養成其罪遂致有吾亦欲除吏何不遂取武庫之怒爾後惟偏信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之徒以辯論詘辱大臣至於

私交諸侯潛蘊譖訴刼殺親王訖未嘗有得其死者漢武之志豈以其嘗獨任宰輔者如彼偏信諱臣則又如此故兩疏之耶由是詭誕之士奇邪之術乘隙而進無正救者故窮奢極欲繁刑重歛內修宮室外事四夷信惑邪怪巡遊亡度哀痛之詔由是作矣臣聞仁宗之御天下也民到於今稱頌盛美而不置者豈有他哉不爲不執無偏無黨如天運之無積故民心歸而海內服也觀其用言者以罪范仲淹之黨反翻然而悟皆大用之唐介以彈文彥博貶未幾而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衆言黜歐陽修因范鎮一言而留之機罔術

妙可不務乎臣竊觀陛下即位以來獨任宇輔計行言聽莫之敢抗汲引黨與沸騰於朝臣恐其竊弄威柄而陛下厭之以致政撤而偏信諍臣以墮於漢武之失苟不出此若或委心腹寄耳目於近習則禍愈亟矣可不謹哉

論史浩八罪　王十朋

孝宗時侍御史王十朋上

臣聞人臣之罪莫大於懷姦誤國植黨盜權忌言蔽賢欺君訕上有一一於此罪不容誅衆惡備焉其何可赦臣謹按尚書左僕射史浩人品凡下天資險姦昔

爲士人以權黏犯罪身幾不免及試吏州縣姦贓狼
藉惡聲播聞浩能以諂佞取容致身朝列夤緣遭際
事陛下於潛藩龍飛在天躐居政府浩不知盡臣子
之大節報非常之隆恩機巧百端得罪公議臣請條
其罪惡之著者有八焉往歲太上皇帝聞欽宗之訃
痛切宸衷下詔親征思雪國恥知陛下春秋鼎盛智
勇天錫斷然以社稷付之深望陛下之大有爲也浩
爲心腹之臣不能以忠自效乃於義不共戴天之日
首進寢兵之言專主和議以沮大計蓋欲踵秦檜之
故態爲固寵之身謀此懷姦之大罪一也太上皇憤

逆亮之渝盟悟和戎之失策以疆埸之事付爪牙之臣大將吳璘等奮身血戰復秦隴故土屯兵列守俟時投機縱未能長驅以定中原亦可牽制虜人南牧浩旣主和懼吳璘進取陰使其黨鼓扇浮議妄謂虜與西夏協力攻璘遙從中制令不退者斬遂取十三州之地而盡棄之將士喪氣中原離心誤彼生靈盡遭魚肉不獨棄地是乃棄民不獨棄民是乃棄信皆由浩欲售一巳之私而不顧國家之大計此誤國之大罪二也浩涉歷旣淺德望素輕驟居要塗天下竊笑於是取國家名器爲一巳私恩驟進之徒翕然合

為一黨門闌可以炙手士論爲之沸騰至有嫡子嫡
孫之號親姪過房之稱有號密傳心印者有號正法
眼藏者名居宗派布在朝列者紛如也昔王叔文竊
柄有八司馬之黨李逢吉用事有八關十六子之徒
浩得時遇主如此乃欲效叔文逢吉之爲人此植黨
之大罪三也浩自叅朝政即盜大權視宰相若無人
待同僚爲不物人皆畏其凶焰莫敢誰何官爵科第
輕以與人進退百官悉自己出自爲右援益肆其奸
方欲排擊所惜驅除異已會其腹心內潰黨與相攻
陛下察其姦邪知其朋比收攬權柄出自宸衷不然

朝廷之禍可既耶此盜權之大罪四也陛下嗣位之初首下求言之詔忠臣義士上封言事者非一浩抑讜直之言不使上達有佞己者則以免解啖之春闈省試知舉三人上體聖心策問時事浩疑其斥己也遂令黨人林安宅追摘雕匠勒令毀板三知舉嘗面奏其事有旨令刊行安宅憸人也知有浩而不知有陛下不避聖旨而惟浩是從卒不許刊陛下取士之始而浩首禁程文何以彰清朝不諱耶此忌言之大罪五也太上皇用天下人望起舊相張浚知建康陛下因付以江淮重任擢爲樞府委任之專不啻若憲

宗之待裴度浩與浚氷炭不同且懼其成功凡有奏
請必多端沮之初遣史正志往建康欲沮浚進取之
計及其既還遂酬以郎官又因詔百官言事遂令正
志等密加詆毀指爲許靖房琯有識爲之不平此蔽
賢之大罪六也浩凡與同列奏事未嘗不留身退則
妄稱聖旨以誑之浩嘗有辭免參政劄子未嘗稱祖
宗及太上皇之德退則增加數語以報行浩之欺君
大率類此昔王欽若爲相每奏事必袖數奏但出其
一餘則詐稱已得聖旨焉知節嘗面折其姦浩挾欽
若之姦以罔衆朝廷無知節之直者以折之此欺君

之大罪七也陛下即位之初以太學生經太上皇教
養之久並與免解浩乃收爲己恩務在籠絡已而誚
諸生議已遂深疾之復加沮抑嘗於稠人中言太學
有風波臣對以子産不毀鄉校浩曰某固無他但上
怒之爾浩近赴景靈宮行香道由貢院會太學補試
士子塡塞鄧王同車避之聞者欽歎浩乃作威以逞
爲士子所嘲既而語人曰上怒補試喧譁欲令不考
某以誤其遠來救之浩善則稱己過則稱君皆此類
也此訓上之大罪八也浩無宰相才而居具瞻之位
遇堯舜主而懷共鯀之凶陛下方當任賢使能圖回

大業如使浩輩久在廟堂其可以望中興之治耶臣願陛下正其罪惡竄之遠方以快天下之心以爲羣臣之戒

論史浩乞加竄殛　王十朋

臣聞人主之職莫大乎任賢去邪任賢去邪莫先乎信賞必罰任賢而不知賞與不任同去邪而不能罰與不去同古之帝王能任賢去邪者莫如舜舉八元八凱而相之取四凶而流之可謂能賞罰矣未聞以十二牧之任而處四凶於外也臣昨日面對論列尚書右僕射史浩之罪乞加竄殛陛下謂今日已罷之

臣知陛下能去邪勿疑可謂無愧於舜矣及宣麻于
廷乃以觀文殿太學士知紹興府輿論咸以為疑謂
陛下雖能去邪而未能如舜之正名定罪也人臣得
時遇主未有如浩不忠於主亦未有如浩浩不忠之
罪不可以一二數臣姑論其大而著者有八已見前
章效秦檜而主和議可謂懷姦棄德順而資寇讐可
謂誤國名在宗泒者不止八司馬可謂植黨竊天下
之柄不止如王叔文可謂盜權陛下導人使諫而浩
鉗人之口可謂忌言陛下委任忠臣而浩百端譖毀
可謂蔽賢留身奏事妄稱聖旨可謂欺君善則自稱

過則歸主可謂訕上八罪有一且不容誅浩備有之其何可赦縱不投之四裔以禦魑魅其可以巨藩大職而賞姦邪臣恐天下未必咸服如虞舜時也況紹興密邇王都最爲大府浩昔嘗爲屬吏奸贓著聞亦何面目見其吏民耶臣願陛下出臣前章正其罪惡褫職名罷差遣竄之三危之地與天下共棄之庶使大功不專於舜也

論韓侂胄北征之禍　華岳

宋寧宗時韓侂胄當國武學生華岳上

旬月以來都城士民彷徨四顧若將喪其室家諸軍

妻子隱哭含悲若將驅之水火關關籍籍欲語復噤駭於傳聞莫曉所謂臣徐考之則侍衛之兵日削發樞機之遞星火交馳戎作之役倍於平時郵傳之程兼於疇昔乃知陛下將有事於北征也侂胄以后族之親位居極品專執權柄公取賄賂畜養無藉史僕委以腹心賣名器私爵賞睥睨神器窺覦宗社日益炎炎不敢嚮邇此外患之居吾腹心者也朝臣有以庸瑣之資諂媚師旦驟入政府者有以諛佞之資阿附侂胄致身顯貴者陳自强老不知恥貪不知止私植黨與陰結門第凡見諸行事惟知侂胄不知君

父此外患之居吾股肱者也奭奕汝翼諸李之貪懦無謀倪僎卓昇諸郭之膏粱無用諸吳之恃寵專僭諸彭之庸孱不肖皇甫斌魏友諒毛致通秦世輔之彫瘵軍心搶痍士氣以至陳孝慶夏興祖商榮田俊邁之徒皆以一卒之才各得把麾專制平日剝膏刻血包苴侂胄以致通顯饑寒之士咸願食其肉而不可得蔣一陛下付以大事彼之首領自不可保奚暇爲陛下計哉此外患之居吾爪牙者也程松之納妾求知或以售妹入府或以獻妻入閤魯誼之貢子爲郎富宮之庸駑充位此外患之居吾耳目者也蘇師

曰以穢吏冐餉鉞牙僭名爵周鈞以隸卒冐戍役亦易將相此外患之扼吾咽喉者也彼之所謂外患者實未足憂而此之外患蓋已周吾一身之間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所貴乎中國者皆聽命於陛下也今也與奪之命黜陟之權又不出於陛下而出於侂胄是吾有二中國也又不出於侂胄而出於蘇師旦周鈞是吾有三中國也女眞以區區之地猶能逼我淮漢嘗謂外患之居吾腹心股肱耳目爪牙及吾咽喉而不憑陵吾之宗廟社稷乎嘗謂一家之中自爲秦越一舟之中自爲敵國而能制遠人乎比年軍皆捂

克而士卒自仇其將佐民皆侵漁而百姓自畔其守令家自爲戰此又啓吾中國億萬之仇敵也今不務去吾腹心股肱爪牙耳目咽喉之患與夫億萬之仇敵而欲空國之師竭國之財而與遠人相從於血刃相塗之地顧不外用其心歟臣嘗推衍兵書自去歲上元甲子五福太一初度吳分四神直符對臨荆楚始擊並符旁臨豳粤青門直使交次於幽冀黑殺貴道正按於燕趙考之成法主算最長客算最短兵以先發爲客後發爲主自太歲乙丑至庚午六年之間皆不利於先舉儻其畔盟犯義撓我疆埸至於事不

獲已然後應之則反主爲客猶曰庶幾萬一國家首事倡謀則將帥内聧士卒外畔肝腦萬民血刃千里此天數之不利於先舉也矧將帥庸愚軍民怨懟焉政不講騎士不熟豪傑不出英雄不收餽糧不豐形便不固山砦不修堡壘不設吾雖帶甲百萬饋餉千里而師出無功不戰自敗此人事之不利於先舉也臣願陛下除吾一身之外患吾中國之外患既已除然後公道開明正人登用法令自行紀綱自正豪傑自歸英雄自附侵疆自還中原自復天下自底於和平四海自躋於仁壽何俟乎兵革哉不然則亂臣賊

子毀冕裂冠哦九錫隆恩之詩恃貴不可俾之相私妾內姬陰臣將相魚肉軍士塗炭生靈墜百世之遠圖虧十廟之遺業陛下於此雖欲不與之偕亡則禍追於身權出於人俛首待終何臍可噬事之未然難以取信臣願以身屬之廷尉待其軍行用師勞還奏凱則梟臣之首風遞四方以爲天下欺君罔上者之戒儻或干戈相尋敗亡相繼强敵外攻姦臣內畔與臣所言盡相符契然後令臣歸老田里永爲不齒之民書奏侂胄大怒下大理髡建寧圜土中鄂守傅伯成憐之命獄卒使出入毋縶

論楊畏奸邪　　高斯得

理宗時斯得任秘書少監兼侍立修注官上

紹聖三年正月寶文閣待制知成德軍楊畏知河中府右正言孫諤言畏在元豐之間其為御史其論議趨向皆與朝廷合及元祐之末呂大防蘇轍用事則盡變其趨而從之紹聖之初陛下躬親總攬則又變其趨而愈合苟容交鬬執政傾亂朝廷至今天下之人謂之三變詔楊畏落寶文閣待制依舊河中府中書舍人盛陶言未敢詞行下移知虢州臣聞舜之戒其臣以難任人為急難之一辭乃聖人屏惡之深意不可不精思而熟玩也蓋憸壬之人易惑難遠聖人

非特去之而兢兢業業戒謹恐懼惟慮其人之復來以傾亂吾國苟畏難之心頃刻不存則彼必緣間伺隙不旋踵而至矣詎可忽哉熈豐祐聖之間小人反覆莫如楊畏利在王安石則附安石利在呂大防蘇轍則附大防蘇轍利在章厚安壽李淸臣則附厚安壽淸臣天下之人謂之三變國家惡運亂源濫觴於符紹消天於崇觀政宣畏實爲之若此傾覆之徒其可近乎嘉熈以來侍從之臣固有隨世俯仰逐利轉移如楊畏之三變者方其氣焰薰灼之時其力至能進退宰相鉗制言路善良重足懼遭傾覆之禍幸賴

陛下洞照其姦不動聲色而去之天下咸仰聖德之
明彼其退伏散地豈一日而忘復出哉特未有可乘
之機耳邇來國家多釁局勢漸搖彼靜觀竊笑久矣
一旦因事論建依倣公議以動陛下之思而廷臣不
自後先及其奏至之時復加薦引中外相應如此豈
得為無意哉陛下苟入其說召之使還臣恐楊時一
來元祐變為紹聖特反掌間耳況比日以來從臣奏
議欲用嵩清與壽三黨倡邪說以誤國事包藏已深
今又有佞人來矣之漸邪氣盤結如此臣竊謂國
事凜凜也臣願陛下深察安危存亡之機以舜難任

人爲法斥去邇言謹勿輕信使已去之奸絕意再用則局面皆固善人獲安陛下更化善治之初心不至中道而改轍矣臣憂愛之切遂忘其愚惟陛下采擇

論史嵩之不宜復用　　吳昌裔

理宗時監察御史吳昌裔上

臣等聞之易之師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象之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必之爲辭言其決然而無可疑也臣觀自古以來必有君子而後能國未有用小人而不至於敗亡者聖人之言如金科玉條其可犯也哉臣等謹按太中大夫新除刑部尚書

史嵩之習氣輕浮操心狡獪膏粱之子本無學術憑藉其伯彌遠聲勢濫閫制頭公論不容至今猶稱遊邊累年初之善狀彌遠內專八柄之權外存三箭之勢遂以乳臭小子謬當閫寄彌遠晚年毎欲引之自代師昭之心人皆知之氷山既摧嵩之知無所恃外交韃人私結和議用權儈故智恐脅朝廷爲守祿固位之計不臣莫大焉邊方以積貯爲大命嵩之空京湖之粟以餧犬羊以博珠玉兵民苦於轉輸破蕩死徙而不恤韃人本未知中國虛實嵩之屈體事之引韃人頭目一二百人出入城府聽其飾制而殊不知

恥往者小使鄒伸之之遣引致王檝窺覘上都啓敵人貪婪之心貽襄蜀蹂踐之禍皆嵩之實爲之斥逐家居安享富貴在嵩之可爲幸矣而乃恃其多貲交結中外規圖復進起家而師江右物議已自沸騰曳屐而玷清班名器抑何輕褻給事洪咨夔謂近日雷霆之變皆此人所致嘗行繳駁權直院吳詠亦復見之論奏爲嵩之者合知去就矣顧乃偃然供職恬若不聞可謂小人之無忌憚者也嵩之爲人惟陛下與一二大臣謂其才可集事而天下之人皆謂其輕儇寡謀必將重全誤國此譬之惡草當芟夷蘊崇之勿

使能殖可也豈宜任獨見違公論而用之乎且陛下
與一二大臣必欲用嵩之者不過謂其嘗爲襄帥稍
諳北人情性可以招來郭勝講解韃師而已臣等以
爲不然勝之叛去父母妻子被戮怨望已深決無可
招之理韃得志而驕和議亦斷未易成嵩之近日奏
疏嘗爲走弄之語矣陛下用之必無益而有害臣等
聞元祐間衆賢聚朝天下駸駸向治矣時相呂大防
把捉不定至用調停之說兼用熙豐舊人進李清臣
鄧溫伯而楊畏章惇蔡京之徒攀援而至其時雖以
劉摯范純仁蘇轍王巖叟諸賢參錯要路不足以遏

其復然之凶焰而中原之禍隨之天下安危理亂之機甚可畏也彌遠濁亂天下一十八年遺患餘禍至今不可醫治今陛下復欲用其猶子賞之文昌八座之列臣等恐其巧窺陰伺呼集非類以害君子而紹聖之禍復作矣臣等甚憂之在易內君子而外小人其卦為泰內小人而外君子其卦為否小人之不可近也如此臣等愚見欲望陛下特賜睿斷將嵩之刑書職任亟行褫罷以清朝列以快公論若謂時方多事未免使貪使過且乞與一在外州郡差遣少老其才以備他日邊頭任使庶合泰否內外之道謹具覺

察巳闡伏候㫖

論史嵩之等奸深

徐霖

宋理宗時宰相史嵩之挾邊功要君植黨顓國沅州教授徐霖上疏歷言其奸深之狀曰

其先也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奪豪傑之心今日之士大夫嵩之皆變化其心而收攝之矣且其變化之術甚深然非章章然號於人使之爲小人也常於善類擇其質柔氣弱易以奪之者親任一二其或稍有異已則潛棄而擯遠之以風其餘彼以名節之尊不足以易富貴之願義利之辨亦終晤於妻妾宮室之私則亦從之而已疏奏見者吐舌爲霖危之

未幾嵩之匿父喪求起復君子並起而攻之上大感悟